

朱自清 ■ 导读
任德山 ■ 作序

史



名家集评

全注全译

史记

(汉)司马迁 ■ 撰
李翰文 ■ 主编

第二册

记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名家集评
全注全译
史记

(汉)司马迁 ■ 撰
李翰文 ■ 主编

第二册

史家之絕唱
詩之離騷

癸巳中秋

毛佩珍



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馮桥疑吾立。馮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吳太伯還有太伯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周王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明，还有一个有圣德之名的儿子姬昌，所以太王就想立季历为王，将来再传位给姬昌，所以太伯、仲雍两个人去了荆蛮之地，在身上刺上花纹，又剪短自己的头发，表示自己已经不能继承王位，以此来避让季历。季历果然被立为王，就是王季，后来姬昌继位，就是周文王。太伯到了荆蛮之地，自称句吴。荆蛮之地的人认为他贤德仁义，所以纷纷归附，共有一千多家，这些人拥立他做了吴太伯。

后来太伯去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仲雍去世，他的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后，他的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后，他的儿子周章继位。这时周武王灭了商朝，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便找到了周章。周章这时已经是吴国的君王了，于是周武王就将吴地封给他。又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周室北边夏都的旧址，这就是虞仲，也成为一方诸侯。

周章去世后，他的儿子熊遂继位。熊遂去世后，他的儿子柯相继位。柯相去世后，他的儿子彊鸠夷继位。彊鸠夷去世后，他的儿子馮桥疑吾继位。馮桥疑吾去世后，他的儿子柯卢继位。柯卢去世后，他的儿子周繇继位。周繇去世后，他的儿子屈羽继位。屈羽去世后，他的儿子夷吾继位。夷吾去世后，他的儿子禽处继位。禽处去世后，他的儿子转继位。转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颇高继位。颇高去世后，他的儿子句卑继位。这时候晋献公将周室北边的虞公灭掉，因为虞公借道给晋国，让晋军去灭掉了虢国。句卑去世，他的儿子去齐继位。去齐去世后，他的儿子寿梦继位。寿梦继位以后吴国开始强大，寿梦也自称为吴王。

自从太伯创建吴国开始，传了五代时周武王灭掉商朝，封太伯的后代为两个诸侯国：一个是虞国，在中原地区；一个是吴国，在蛮夷地区。传到十二代之时，晋国将中原的虞国灭掉。蛮

苏辙：「季子事吴九十余年，观其挂剑于墓，不以死倍其心，葬于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盖其所以养之者至矣，虽禄之天下将不受，况吴乎？彼其所养者诚重也。」

王世贞：「季札智人也，徐昧卒而犹让，彼见僚以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妒之资，未尝一日忘王位也。札欲以礼息争，而不能以义割恩，而不忍，故熟计而舍之，非得已也。」

夷地区的吴国在中原的虞国被灭以后又传了两代，开始强盛起来。总之，从太伯到寿梦一共传了十九代。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吴伐楚，楚败我师。四年，晋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歌《豳》^{bīn}。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曰：“美哉，^{shuō}汾^汾，^汾舒缓平和^汾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诘，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箏》^{shuō}《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感。”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箏》，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燾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乘高之難。

去齊，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舍于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于乾溪，楚師敗走。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

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后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

吳王壽夢二年（前584年），逃亡在外的楚國大夫申公巫臣因為怨恨楚國的將領子反投奔了晉國，他出使吳國時教會了吳國人用兵打仗和駕駛戰車，又讓他的兒子狐庸做了吳國主管接待國賓的行人官，吳國從這時開始才和中原各國有了來往。後來，吳國進攻楚國。十六年，楚共王進攻吳國，兵至衡山。

二十五年（前561年），吳王壽夢去世。壽夢有四個兒子，長子名叫諸樊，次子名叫餘祭，三子叫餘昧，四子名叫季札。季札賢能，壽夢想立他嗣子，但是季札謙遜不受，于是壽夢就立了長子諸樊為嗣，主持國家的日常政務。

吳王諸樊元年（前560年），諸樊服喪期滿后除去喪服，要將王位讓給季札。季札却推辭，他說道：“曹宣公去世的時候，諸侯和曹國人都認為新曹君曹成公、曹宣公的弟弟負刍殺太子奪位是為不義，準備擁立子臧為曹君，子臧却逃離了曹國，好成全負刍能繼續做國君，君子稱贊子臧‘能够严守节操’。你是合法的繼承人，沒有誰敢干涉這件事。做國君不是我的志節。我季札雖然沒什麼才能，但是我甘愿仿效子臧那样严守节操。”但是吳國人却堅決要立季札，于是季札離開了王室而去像百姓一樣耕地為業，吳國人只好不再勉強他繼位。秋天，吳國進攻楚國，被楚

军打败。四年，晋平公刚刚继位。

十三年（前548年），吴王诸樊去世，他留下遗言将王位传给弟弟馀祭，他想这样依次往下传，一定要将传王位给季札才算完结，好让父王寿梦的心愿实现，他还对季札让位的节操大加赞赏，希望自己的兄弟都像自己这样将王位依次相传，逐渐将君位传到季札手中。季札被封在延陵，所以号为延陵季子。

吴王馀祭三年（前545年），齐相庆封犯罪从齐国逃到了吴国。吴王将朱方县封给庆封作为他的俸邑，并还将宗室的女儿赐给他为妻，让他比在齐国时更富裕。

四年（前544年），吴王派季札出访鲁国，季札请求观赏鲁国保留的周室礼乐。鲁国的乐师为季札演唱《周南》《召南》。季札说道：“歌曲真优美啊，开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还没有达到完美尽的程度，但是它却唱出了百姓勤劳于王事而没有怨言的感情。”乐师又演唱了《邶风》《鄘风》《卫风》。季札说道：“歌曲真优美啊，曲调深沉，富含忧患意识又不使人困惑。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如此，这大概就是《卫风》吧？”乐师又演唱了《王风》。季札说道：“真优美啊，深思但没有惧意，这大概是周王室东迁之后的乐曲吧？”乐师又演唱了《郑风》。季札说道：“这首曲子的情调过于细弱，反映了百姓不堪忍受烦琐的政令，这大概是郑国要灭亡的先兆吧？”乐师演唱了《齐风》。季札说道：“这乐曲真美好啊，气势恢宏啊，体现着大国的风度。它像那宽阔的东海一样，这大概是姜太公的遗风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啊。”乐师演唱了《豳风》。季札说道：“真是优美啊，气势宽宏浩荡，欢快而又不过度，这大概是反映周公东征的乐曲吧？”乐师演唱了《秦风》，季札说道：“这就是华夏的声音。能够追慕华夏就会弘大，而且会弘大之极，这大概是周王室旧地的乐曲吧？”乐师演唱了《魏风》。他说：“这乐曲真美好啊，乐声婉转悠扬，气势弘大宽广，节约而易行，再以德教为指导，可以做盟主了。”乐师演唱《唐风》。季札说道：“思虑深远啊，这就是有陶唐氏的遗风吧？不然，为何忧患意识如此沉重呢？如果不是盛德名传的先王之后，谁能如此！”乐师又演唱了《陈风》。季札说道：“一个国家没有贤明的君主，还能长远吗？”接下来乐师演唱的是《邠风》，从这以下，季札就再没有给出什么评论了。一直到乐师演唱了《小雅》，季札才说道：“这乐曲真优美啊，有忧患意识而没有二心，心存怨恨但是没有直说，这可能就是周德衰微的表现吧？但是还有些先王遗民的余留风俗留存啊。”乐师又演唱了《大雅》，季札说道：“这首乐曲真是宽广弘大啊，融洽和乐，婉转柔缓而又不失正直刚强，这可能就是周文王大德的反映吧？”乐师又演唱了《颂》，季札说道：“这首乐曲真是优美之极啊，曲调刚劲而不傲慢，婉转而不卑屈，紧密时又不紧迫，舒缓时而又不散漫，节奏多变而又不混乱，曲调反复而不厌烦，哀伤而不忧愁，欢快而不荒谬，广用智慧而不匮乏，宽宏而不张扬，施惠但不浪费，求取但不贪婪，乐停而余音仍在回荡，音行而不虚浮空灵。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奏遵循法度，旋律符合规则，盛德之人都是如此啊。”季札又观赏了《象箛》《南箫》舞，季札说道：“舞蹈真优美啊，但是还有微憾。”季札又观赏了《大武》舞，说道：“舞蹈真美妙啊，周朝的盛德大概就是如此吧？”他又观赏了《韶护》舞，说道：“伟大的圣人还为自己的德行感到惭愧，可见成为圣人实在很难呀！”季札又观赏了《大夏》舞，说道：“这舞蹈真美妙啊，勤劳于民事而不居功自傲，除了大禹还有谁能做到？”他又观赏了《招箛》舞，说道：“美德修行至此可以说是极点了，真是太伟大了，就像那上天覆盖一切，就像那大地承载一切，盛德已经达到极点，再无以复加了。观赏礼乐心满意足了，即使有其他礼乐，我也不敢再要求观赏了。”

季札离开鲁国以后又出使齐国。在齐国他劝晏平仲道：“您赶快把封地和权力交出来。没有了封地和政权，才能免除灾难。齐国的政权将要易手，再确定鹿死谁手之前，灾难是不会停止的。”于是，晏子通过陈桓子将自己的封地和权力都交了出去，所以他才在栾施、高强两大豪门的权力斗争中幸免于难。

季札离开齐国后又出使到郑国。他见到子产，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荒淫奢侈，一场灾难即将到来，政权肯定会落到您的手中。一旦您主政，一定要谨慎地以礼治国。否则郑国就要走向衰败。”季札离开了郑国以后去了卫国，他对蘧援、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道：“卫国有很多的君子，没有祸患。”

季札从卫国离开去了晋国，准备在宿地住下时听到钟声，他说道：“真奇怪啊！我听说啊，空有辩才却不修德行，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孙文子得罪了君王还住在这里，害怕还来不及呢，怎么还在敲钟奏乐？孙文子住在这里，就好像燕子在幕布上筑巢一样非常危险。君王还没有安葬，怎么可以敲钟奏乐？”季札说完便离开了这里，孙文子听到了季札的话，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听过奏乐。

季札又去了晋国，他和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道：“晋国的国政将要落到你们三家手中了吧！”他在离开晋国的时候，对叔向说道：“你一定要努力啊！晋国国君奢侈无度但是还有很多良臣，大夫们都很富有，政权将落到那三家手中。您为人正直，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免遭祸难啊。”

当季札刚从吴国出来出使的时候，北上的途中曾经去拜访徐国的国君。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宝剑，但是口中没敢说出来。季札的心里很清楚，但是因为出使中原各国要用到宝剑需要，所以就没有将宝剑献给徐君。出使回来又到了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了，季札于是便将自己的宝剑解了下来，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后转身而去。随行的人说道：“徐君已经去世了，宝剑还给谁呢？”季札说道：“不对。当初我已经在心里想好了要将宝剑送给他，难道就因他已经去世了就违背我的心意吗！”

七年（前541年），楚国公子围杀死楚王夹敖自立为王，他就是楚灵王。十年，楚灵王召集诸侯进攻吴国的朱方县，想要杀掉齐国原来的相国庆封。吴国也出兵进攻楚国，占领了楚国的三座城池后撤退。十一年，楚国出兵讨伐吴国，一直打到零娄。十二年，楚国又一次讨伐吴国，在乾溪驻军数日，后来遭遇败绩而撤兵回国。

十七年，吴王馀祭去世，他的弟弟馀昧继位。吴王馀昧二年（公元前529年），楚国公子弃疾将楚灵王杀死，自立为楚王。

四年，吴王馀昧去世，临去世前想将王位给弟弟季札。季札推让不受而逃走了。当时吴国人说：“先王有遗嘱，哥哥去世，弟弟继位为王，一定要将王位传到季子那里。现在季子逃走不接受王位，那么馀昧是兄弟中最后一个继位的君王。现在他去世了，就应当立他的儿子为王。”于是馀昧的儿子僚便被立为吴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于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于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是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謁請王僚飲。王僚使兵陳于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鉞：兩刃劍。}。公子光詳^{詳：通“佯”，假裝。}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于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于匈^{匈：同“胸”。}，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于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為大夫。

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

九年，吳王闔廬請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于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屬：囑托，托付。}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于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比：及，等到。}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鄒。鄒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鄒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于堂谿，為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

吳王僚二年（前525年），公子光出兵征伐楚國，打了敗仗，將先王的座船也丟失了。他非常害怕因此獲罪，於是對楚軍發動偷襲，將先王的座船奪了回來才回軍吳國。

五年（前522年），楚國逃亡在外的大臣伍子胥來到了吳國，公子光以接待賓客的禮節接待了他。公子光是吳王諸樊的兒子。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父輩兄弟四人，王位應當傳給季子。季子既然不願接受，我的父親又是最先繼位為王的。既然季子不受，那就應當是我繼承王位。”所以，他便在暗中招納賢士，想利用這些人襲殺王僚。

八年（前519年），吳國派公子光進攻楚國，戰勝楚軍，將楚國前太子建的母親從居巢接回吳國。隨後又乘勝北伐，戰勝陳國、蔡國的軍隊。九年，公子光討伐越國，占領居巢、鍾離。早先，楚國邊城上一位卑梁氏的少女和吳國邊城的婦女因為采桑之事而發生爭執，兩位女子的家里人都很氣憤，對對方進行攻擊殺戮，兩國邊城的長官聽說了這件事很氣憤，也對對方發動了進攻，結果吳國的邊城被滅掉。吳王知道以後勃然大怒，便出兵攻打楚國，占領了居巢、鍾離這兩座城邑後撤退。

伍子胥剛到吳國的時候，對吳王僚說了進攻楚國的好處。公子光說道：“伍子胥的父親兄長被楚王所害，他是想為自己報私仇而已。我沒有看到進攻楚國對吳國有什麼好處。”伍子胥就此看出公子光心懷異志，便找到了一位名叫專諸的勇士，將其引薦給公子光。公子光很高興，對伍子胥以禮相待。伍子胥退隱退到鄉間以耕作為業，等待專諸採取行動。

十二年冬天，楚平王去世。十三年春天，吳國想趁着楚國國喪的機會出兵進攻楚國，於是便派公子蓋餘、燭庸率軍圍攻楚國的六、灃兩座城池。又派季札去了晉國，觀察諸侯國的反應。楚國出兵將吳軍後路截斷，吳軍無法撤軍。這時吳國公子光說道：“這個機會不可錯過啊。”他對專諸說：“不動手什麼都得不到！我才是真正的王位繼承人，我才應當繼位，我奪回王位。即便季子回來了，也不能廢掉我。”專諸說：“可以將王僚殺掉。現在在國內只有他的老母幼子，兩公子率兵進攻楚國在外，已經被楚軍截斷了後路。現在吳國外被楚軍圍困，內又沒有剛直忠正的臣子，沒有誰能阻擋我們了。”公子光說道：“我的身體，就是你的身體，我們福禍與共。”在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埋伏了士兵，邀請王僚前來飲酒。王僚在沿途都安排了士兵，從王宮到公子光的家，外門、台階、內門、座位，都是王僚的親兵，各個都手持利刃。公子光假裝腳疼，躲進了地下室，命專諸將匕首藏在烤魚的腹中，再將魚送給王僚。專諸靠近王僚，突然將魚腹中的匕首抽出向王僚刺去，儘管他被王僚的親兵刺中了胸膛，還是將王僚殺死。公子光果真自立為王，他就是吳王闔廬。闔廬任命專諸的兒子做了卿。

後來季子回到吳國，說道：“無論誰做君王，只要對先王的祭祀沒有廢絕，人民還有君主，社稷的神仍然得到供奉，那麼他就是我的君王。我還敢責怪誰呢？我只有哀悼死去的，輔佐活着的，順應天命的安排。禍亂並不是我挑起來的，誰被立為君王我就順從誰，這是先人的原則啊。”季子去了王僚的墓，報告自己出使晉國的經過，又哭祭一番，隨後他就回到自己的崗位，等待闔廬的安排。被楚軍包圍的吳公子燭庸、蓋餘兩人，聽說公子光殺了王僚，自立為王，就率軍投降了楚國，被楚國封在舒地。

吳王闔廬元年（前514年），吳王提拔伍子胥做了行人官一同謀劃國家大事。楚國殺了伯州犁，伯州犁的孫子伯嚭逃到了吳國，吳國讓他作了大夫。

三年（前512年），吳王闔廬和伍子胥、伯嚭率軍進攻楚國，攻克舒邑，將吳國的亡將燭庸、蓋餘兩公子殺死。吳王想趁機攻占郢都，將軍孫武說道：“現在百姓過於疲勞，不可進軍，還是等待機會吧。”四年，吳軍進攻楚國，攻占了六、灊兩座城池。五年，吳軍進攻越國，戰勝越軍。六年，楚國命囊瓦（子常）領兵進攻吳國，吳國出兵迎戰，在豫章大敗楚軍，奪取了楚國的居巢後回國。

九年（前506年），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孫武道：“當初你們說不可進軍攻打郢都，現在如何？”兩人回答道：“楚國將領子常貪婪，唐國、蔡國都很怨恨他。君王一定要大舉進攻楚國，那就一定要得到唐國、蔡國的援助才可以。”闔廬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出動吳國所有軍隊，與唐國、蔡國的軍隊一齊向西進攻楚國，到達漢水的边上。楚國也出動軍隊阻擊吳軍，兩軍隔着漢水列陣。吳王闔廬的弟弟夫槩想先發動進攻，闔廬不同意。夫槩說：“現在君王已經將軍隊交由我指揮，用兵以抓住戰機為上策，此時不動手，還等什麼呢？”於是，夫槩率領他的部下五千人突襲楚軍，楚軍大敗而逃。於是吳王下令追擊楚軍。一直追到郢都，兩軍五次交戰，楚軍五次失敗。楚昭王逃離郢都，逃到了鄖縣。鄖縣的弟弟想要殺死昭王，昭王和鄖公便逃到了隨國。吳軍進入郢都。伍子胥、伯嚭將楚平王的屍體從墓中挖了出來，用鞭子抽打，以報其殺父之仇。

十年春天，越王听说吳王闔廬在楚國的郢都，國內空虛，便趁機進攻吳國。吳國派另外一支軍隊抗击越軍。這時楚國向秦國求援，秦國派兵相救，戰勝吳軍。闔廬的弟弟夫槩見吳軍先後敗於秦軍、越軍之手，吳王還留在楚國不回吳國，便逃回吳國自立為吳王。闔廬知道以後，這才率軍回國，進攻夫槩，夫槩戰敗逃到了楚國。楚昭王這才得以在九月回到了郢都，將夫槩封在堂溪，稱為堂溪氏。十一年，吳王闔廬派太子夫差率軍進攻楚國，占領番邑。楚國害怕，就將國都從郢遷到了都。

十五年，孔子相魯。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擒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刎。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栖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过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綏，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后遂收夏眾，抚其官職。使人誘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

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至缙，召鲁哀公而征百牢。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骆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六月丙子，越王句践伐吴。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复伐败吴师于笠泽。楚灭陈。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阅览博物君子也！

十五年（前500年），孔子做了鲁国的相国。

十九年夏天，吴国出兵进攻越国，越王勾践在携李迎战吴军。越王派出敢死队向吴军挑战，敢死队排成三行冲向吴军，他们高声呼喊着，最后全都自刎而死。吴军士兵争相观看，却被越军抓住了机会，在姑苏大败吴军，吴王阖庐的手指受伤，吴军后退七里。后来吴王阖庐创伤发作而死，留下遗命立太子夫差为王，他对夫差说：“你能忘了勾践杀死你父亲吗？”夫差回答道：“不敢！”三年以后，夫差进攻勾践报仇了。

吴王夫差元年（前495年），吴王任命大夫伯嚭为太宰。吴国一直狠抓军队训练，始终以向越国报仇为志。二年，吴王夫差出动吴国所有精兵进攻越国，在夫椒战胜越军，报了姑苏战败的

仇。越王勾踐帶着五千士兵退守會稽，派大夫文種通過吳國的太宰伯嚭向吳國求和，越國願意做吳國的奴仆。吳王夫差準備同意，伍子胥進諫道：“從前有过氏殺了斟灌后又去進攻斟尋，滅掉了夏的君王帝相。帝相的妃子后緡當時有孕在身，逃到了有仍國，生下了少康。後來少康做了有仍的牧正官。有过氏又想殺掉少康，少康又逃到了有虞國。有虞氏念及夏的恩德，就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少康，又將他封在綸邑，轄有方圓十里的土地，擁有五百名部下。後來，少康招納夏的遺民，整頓官制。又派人打入有过氏內部引誘其上當，終於將有过氏滅掉，再現了夏禹的功績，祭祀時以夏祖配享上天，夏原有的河山全部收回。現在吳國沒有有过氏強盛，但是勾踐的勢力却比少康強大。如果現在不趁這個機會將他滅掉，却要寬容他，這是為將來埋下禍患！況且勾踐這個人能夠忍受艱辛苦難，現在不消滅了他，以後肯定會後悔。”吳王却不聽他的話，只听信太宰伯嚭的話，最終還是答應了越國的求和，與越國簽訂了盟約后撤兵回國。

七年（前489年），吳王夫差听说齊國的景公去世而大臣爭權，新立的國君幼小勢弱，於是出兵北上征討齊國。伍子胥勸諫他道：“越王勾踐吃飯不會有兩道以上的菜肴，穿的衣服不會有兩種以上的顏色，吊唁死去的人，慰問生病的人，他這是想用他的民眾實現某種目的啊。這個人不死，將來肯定是吳國的禍患。現在越國是我們的心腹大患，君王却不先將越國除掉，反倒去興師動眾去討伐齊國，這是多么荒謬啊！”但是吳王却不聽伍子胥的勸告，仍然出兵北上進攻齊國，在艾陵大勝齊軍。到了繒邑，召見魯哀公，索要一百份牲祭。季康子派子貢列舉周禮勸說太宰伯嚭，吳國這才不再索要。吳王就此留下來略取齊國、魯國的兩國南部的土地。九年，吳王又為了駢國征討魯國，兵進魯國，和魯國訂了盟約才撤兵而去。十年，趁勢征討齊國以后班師回國。十一年（前485年），吳王又派兵北上征討齊國。

越王勾踐率領部下朝見吳王，奉上豐厚的禮物，吳王非常高兴。只有伍子胥忧心忡忡，他說道：“吳國這是要被丟棄了啊。”他又勸諫吳王道：“越國近在腹心，現在我國雖然在齊國大獲成功，但是好像得到了一塊石頭田地，沒什麼用途。況且《盤庚之誥》中說了，對於悖逆的壞傢伙一定要斬草除根，才有商朝的興旺。”吳王却不聽勸告，派伍子胥出使齊國，伍子胥將自己的兒子托付給齊國的大夫鮑氏，然後回國向吳王報告自己的出使情況。吳王知道以后勃然大怒，賜給伍子胥屬鏤寶劍命其自殺。伍子胥在死之前說道：“在我的墓上種上梓樹，長大后讓它可以做棺材。將我的眼睛挖出來放在吳國的東城門之上，讓我看着吳國被越國滅亡。”

後來齊國的大夫鮑氏殺死齊悼公。吳王知道以后，在軍門外痛哭三天，隨後便率軍從海上進攻齊國。齊軍將吳軍打敗，吳王只好引敗兵回國。

十三年（前483年），吳王征召魯國、衛國的君王在橐泉會盟。

十四年春天，吳王北上在黃池會盟諸侯，想稱霸中原，保全周室。六月丙子日，越王勾踐進攻吳國。乙酉日，五千越軍和吳軍交戰。丙戌日，越軍俘獲吳軍太子友。丁亥日，越軍侵入吳國境內。吳國人將打了敗仗的消息上報給吳王夫差，夫差不想讓諸侯都知道這個壞消息。但是還是有人將消息走漏，吳王大怒，在軍營幕下殺了七個人。七月辛丑日，吳王和晉定公爭奪盟主的位置。吳王說道：“在周王室宗族當中，我祖先的輩份最長。”晉定公說道：“姬姓諸侯當中，只有晉國當過霸主。”晉國的趙鞅非常生氣，要出兵進攻吳國，這才讓晉定公作了盟主。吳王和諸侯簽訂盟約以后，和晉定公告別，想進攻宋國。太宰伯嚭說道：“即便打敗了宋國，也无法將其占有。”吳王這才打消了進攻宋國的念頭，率領吳軍回國。這時吳國太子被俘，國內空虛，吳王長年在外

征战，士兵都已疲惫不堪，吴王只好派使者带上重金去和越国讲和。

十五年（前481年），齐国田常杀死了齐简公。

十八年（前478年），越国更加强大。越王勾践率领军队又进攻吴国，在笠泽战胜吴军。楚国灭掉了陈国。

二十年（前476年），越王勾践再次进攻吴国。二十一年，越军围攻吴国的都城。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日，越军彻底战胜吴国。越王勾践想把吴王夫差流放到甬东，给他一百户民家的地域居住在那里。吴王说道：“我已经老了，不能再侍奉君王了。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说完，他就自杀而死。越王灭掉吴国，将太宰伯嚭杀死，越王认为他不忠于国家，然后便率军回了越国。

太史公说：孔子说的“吴太伯可称得上德行完美啊，三次以君位相让，百姓都找不到赞美他的言词”。我看了《春秋》古文，才知道中原的虞国和荆蛮的吴国原来是兄弟之邦啊。延陵季子的仁爱善心，仰慕道义追求终生，观察细微便知清浊。啊，又是一位多么见多识广、博学多知的君子啊！

茅坤：「太史公叙太公始为阴谋处，兵家者言也，非是。」

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奸：通“干”。千渴，进见。}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虬：通“虯”，无角的龙。}，非虎非黑；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姜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寸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周武王，选自《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



吕尚（齐太公），选自《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



太公望吕尚是东海边上的人。他的先祖曾经是“四岳”之一，辅佐大禹治水，立下很大的功劳。虞舜、夏禹的时候被封在吕，还有的被封在申，姜姓。夏、商的时候，申、吕这两个地方有的被封给旁支的子孙，有的则沦为平民，吕尚是他们的后代。姜尚本来姓姜，用他的封邑做姓氏，所以被称为吕尚。

吕尚曾经非常穷困，到了年老之时，才因为钓鱼而遇到了周西伯侯姬昌。当时西伯准备外出打猎，临行前占了一卦，卦辞上说：“所得到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熊，而是辅佐成就霸业的人才。”就这样西伯侯姬昌便外出打猎，果然渭水北岸遇到了太公，和他一番交谈后非常高兴，说道：“早就听我国先君太公说过：‘会有圣人到周国来，而周国便会从此兴盛。’您就是这个人吧？我们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啦。”所以便称吕尚为“太公望”，和他一起坐车回去，尊为军师。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太公博学多闻，曾经辅佐过商纣王。因为纣王暴虐无道，太公就离开了。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是一直没有遇到赏识他的才华的人，最后才西去西岐，归附了周西伯侯姬昌。还有人说，吕尚是一个德才兼备但是却隐居而不仕的人，在海边隐居。姬昌被纣王囚禁在羑里，散宜生和闳夭原来就知道吕尚这个人，于是便请他出山。吕尚也这样说：“我听说西伯贤德，又是一贯对老年人很尊重，为什么不去他那里呢？”于是三人便替姬昌搜罗美女和稀奇的宝物献给纣王，好赎回西伯。西伯这样才被释放回国。关于吕尚是如何归周的虽然有不一样的说法，但是核心都是说他成为了周文王、武王的师辅之臣。

周西伯姬昌从羑里脱身回国以后，跟吕尚暗中谋划施行德政，以推翻商朝的统治，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所以后世之人论及用兵之道还有周国暗中施用的权谋之时，都推崇太公是其中主要的策划者。周西伯侯姬昌执政公平，到他将虞、芮两国的争端裁决已毕时，被诗人称为承受天命的文王。文王征讨崇国、密须、犬夷，大规模地建设丰邑。当时的天下有三分之二都归为周国所有，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自太公的妙计。

后来文王去世，武王继位。九年，武王打算继续文王未竟的事业，准备东征，看看诸侯是否前来会合。军队临出发时，被尊为“师尚父”的吕尚左手拿着装饰着黄金的大斧，右手握着装饰着白牝牛尾的军旗誓师，他说道：“苍兕啊苍兕，统领民众，聚合船只，迟到者斩！”就这样大军到了盟津，事先没有约定就主动前来的诸侯就有八百家之多。诸侯都这样说：“可以征讨纣王了。”武王说道：“不可。”武王又率领军队回国，和太公一起写了《太誓》。

两年后，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将箕子囚禁。武王准备征讨纣王，用龟甲占卜，卦象不吉利，这时又突然风雨大作。大臣们都很惊恐，只有太公坚决劝说武王就此出兵，这样武王便领兵出征。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武王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商纣的军队被打得大败。纣王逃回朝歌，登上鹿台，就被追兵所杀。第二天，武王立于社坛前，大臣们手捧净水，卫康叔姬封铺好彩席，师尚父吕尚牵来祭祀的牲畜，史佚宣读祭神的策书祝文，敬告神明声讨纣王的罪行。将纣王在鹿台的钱财散发下去，将巨桥的粮仓打开，赈济贫穷的百姓。又封高比干的坟墓，将被囚禁的箕子释放。将九只宝鼎迁到周，修明周朝的政事，和天下的人民一起开创新的时代。这些举措多数都是出自师尚父的谋略。

这时武王已经平定商纣，天下称王，便将师尚父封在了齐国的营丘。师尚父东行前往自己的封国，时住时行，前进得很慢。客舍的人对他说：“我听说时机得到很难，丧失却很容易。客人您